



范
曾
论
文
新
作

「大丈夫」一词，于《孟子》一书中有结论性的评述：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53

74

2007



范
曾
文
新
作

大丈夫之詞

「大丈夫」一词，于《孟子》一书中有结论性的评述：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丈夫之词:范曾论文新作/范曾著 .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301-11392-9

I . 大… II . 范… III .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4490 号

书 名: 大丈夫之词——范曾论文新作

著作责任者: 范 曾 著

策 划 编 辑: 薛晓源

责 任 编 辑: 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1392-9/J·014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5 印张 18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范曾教授受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
并文研所研究员大会迎辞(代序)

刘梦溪

对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来说，今天，2006年5月22日，农历丙戌年4月25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中国的大画家、当代大儒范曾先生，正式调入我们所，成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正式成员。

我称范曾先生是当代大儒，绝不是虚美之词。不知者以为范曾仅仅是画家、书法家，一般的知者或许还知道他善于写诗，文章写得很好。其实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在我看来，是他超乎侪辈的学养和学问。他是一位有渊源、有宗主、有自己独特语言符号的学问家。光是《庄子显灵记》一书，就可以确立他的学术地位。最近一期《中国文化》刊载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可以让我们明了他的家学渊源；同期刊载的《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可以看出他的词学修养；这期刊物前面的“学人寄语”，从中可以体味到他独特的语言符号。他的学问的根底是史学，他所追寻的是人类精神的故乡。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念的就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系，雷海宗、郑天挺等史学大家，都是他的授业老师。后来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学的也是美术史专业。8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南开大学的

教授，并担任过国家学位评议组成员。因此，今天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的这位新相知，我们说他是画家、书法家、诗人、作家可以，说他是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更可以。只是我们要切记：范曾先生绝不仅仅是画家或者书法家，他是一位跨学科的通儒。人类大脑左右两方面的功能，都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仅仅是图像的支撑，不会有他如此深邃的精神力度；如果光是理念的结构，不会有他如此磅礴丰沛的精神气象。

这样，大家就知道，范曾先生的到来，给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带来怎样的喜悦。墙壁上的欢迎语牌，是我们专门做的。我们选了《易经》里面的话：“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学问”两字都在其中了，我们并且愿意范先生能够畅意宽心地和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选了《诗经》里面的话：“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原诗四章，赞扬的是国家的贤臣，我们断章用来表达对范公的赞佩之意。我们还选了《论语》和《楚辞》里面大家熟悉的话。范公虽然和我们同住京城，但朋友从远方来，孔子还说“不亦乐乎”，那么从近处来，一定更加高兴。因为现代社会越是住得近，越不容易有见面的机会。屈原《九歌》里的“乐莫乐兮新相知”，诗句里有欢欢流水的声音，更适合我们此刻的心境。

当然对范先生来说，也许会不无小小的损失，本所明年举行新年嘉会，你就不能作为嘉宾，而只能屈尊作为欢迎嘉宾的本所成员了。

我们今天欢迎的不仅是一位才高艺绝的新同事，还是一位学贯古今的师长。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一个保持人文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所，有学术思想史、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法学、政治学、国际汉学、现当代文学、女性研究和休闲文化研究等学科门类，现在又有了艺术史和美术学两个门类。一个研究所，而且是在中国艺

术研究院背景下的研究所，在学科上有如此独特的配置，全国就此一家，世界上也不多有。这要感谢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眼光和肚量，特别是要感谢我个人非常尊敬的院长王文章先生。如果不是文章院长的眼光和肚量，范曾先生的调入是不可能的。

硕学大儒的来归，不用说对一个研究单位，乃至对一个国家，都是一种荣光。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他还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陈寅恪也说过：“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学术门类和研究方向的不同，只是化迹的不同，学问后面的道、学者的终极关怀，是彼此相通的。所以我们研究所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处一室，总是相见无杂言，其乐也融融。

范曾先生能够悠然地调入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无论如何是我们不曾想到的事情。我个人更感到这是梦溪年过耳顺所能遇到的人生最大的快乐。天下事，有不期然而然者。我们只能默念：“一切诸法，缘会而生。”

最后，请允许我读一首《诗经·小雅》里的诗，按古人的礼仪，诵诗迎宾，共享欢乐。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既见君子，我心则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既见君子，锡我百朋。

汎汎杨舟，载沈载浮。

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目 录

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范曾教授受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	
并文研所研究员大会迎辞(代序)	刘梦溪(1)
大丈夫之词	
——论辛稼轩	(1)
八大山人论	(35)
黄宾虹论	(59)
国之大事	
——在国防大学的演讲	(79)
鱼藻波寒	
——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	(101)
何期执手成长别	
——陈省身先生人品论	(131)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谈战争与《诗经》	(149)
精禽正藉海云飞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	(185)

附 录

八大山人与禅、老庄

——在巴黎密特朗图书馆的演讲提纲 (195)

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三观范曾先生即兴撰写序言 薛晓源(199)

大丈夫之词

——论辛稼轩

由周成王时青铜器^①之“宅兹中或”^②铭文，知“中国”一词最晚在公元前 11 世纪已然出现，未是国家之名称，居于中而别于四夷而已。彼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周朝，对周边的民族，一般取鄙夷不屑的态度，往往取名不恭，若猃狁、鬼方等等。那时，周已是名符其实的国家，而周围大体是部落，没有疆界的概念。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他们心目中，哪儿有水草，他们的牛羊便可以去。殊不知，骑在马背上的部落首领，却更看重农耕社会的财富。因此，当他们势力坐大，兵强马壮的节候来临时，那会走的马匹牛羊，便不再是他们的生产品，而是他们以作辎重军需的活动的粮仓。他们永不餍足的贪欲，使他们的战争行为化为流动的劫掠，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殆尽，带给农耕社会的是一片狼烟野火。

概言之，古代华夏与四周民族的战争，基本上是荷锄的民族与马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荷锄的民族本想在礼、乐的社会秩序之下过着戴月荷锄归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清静田园生活；他们恋土重

^① 即 1963 年于陕西宝鸡发现之何尊。

^②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 年第 1 期。

迁,热爱和平。马背上的民族的凶狠,来自他们草原上的邻居——狼的楷模,甚至天才的群体战伐,也仿效着狼对巨兽的攻击,那种迅猛的战术、协调的步骤,对蛮貊的人类群族而言,在在有所启发。农业社会的国家,对此是有些招架不住了。包括古代的罗马帝国,对匈奴人也是闻风丧胆的。游牧民族对华夏丝绸的迷恋,那是由于他们自小只看到兽皮的灰褐色,一旦绚烂的花纹呈于目前,他们内心的砰然而动就可以想见了。那么唯一迅捷的办法是:抢。

于是,游牧的民族崇尚火,那是他们行抢的光耀、暴虐的徽号;^①而华夏自古以来则崇尚水,因为它是农作物的饮料,润物无声,圣洁而宁静。

我们要注意的是辛稼轩是一个爱水的民族的后人,他深深知道马背上的民族虽然善于野战,而不善于攻城;善于速决,而不耐久战;有一时之骁勇,而无长治久安的方略。这在后面剖析辛稼轩的《美芹十论》和《九议》时会详为论述。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柔克刚的不二战略便是持久战,是辛稼轩万字平戎策的核心。

辛稼轩生不逢时,当他 1140 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诞生于历城(济南)时,宋高宗已渡江苟活于临安(杭州)14 年。他诞生的这一年,本应是南宋起死回生之年,南宋名将刘锜顺昌大捷,岳飞郾城大捷,此时,正宜猛追穷寇,“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②。然而怯懦的帝王高宗赵构和阴诈的秦桧,坐失时机,以媾和而结束了垂成的匡复大业。至此,南宋的猥琐卑怯至于极点。当岳飞、其子岳云、名将张

^① 火崇拜在各民族极其普遍,如通古斯各族萨满教之火崇拜、氐羌族之火崇拜等,历史上如“安史之乱”之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皆信仰拜火教之昭武九姓胡。

^② 脱脱:《宋史》卷三六五之列传第一百二十四,中华书局,1979 年。

宪于绍兴十一年 12 月 29 日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名将韩世忠兵权被收，主战的张浚、赵鼎诸将被贬逐之后，南宋庸帝和奸相将自己赤裸着奉上了金人的刀俎之下。难怪无力的士子们痛哭于新亭^①，对破碎山河和无望的朝廷，他们能做什么呢？

朝廷固然是可恶之至，然则宋代的确所遇的马背上的虎狼之师太多。自公元 960 年赵匡胤得了天下，到 1126 年他的 8 世孙赵佶（宋徽宗）、9 世孙赵桓（宋钦宗）“北狩”，被金人掳到黑龙江五国城，前后 166 年，边陲无一日平静。然则北宋并非无人，寇准、范仲淹不都曾先后使辽（契丹）和西夏（党项）人望风披靡吗？可恨的是赵匡胤重文偃武以来，竟然有了不成文的自保之模式，打了胜仗反倒输银贡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宋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 年），在寇准的力主下，不得不到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不仅打了胜仗，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凛，而且又于辽军背后壁垒森严。辽人在恐骇下提出与宋议和，此时正宜一不作、二不休，乘胜追击，了却北方边患。但宋真宗非其人也，赶快缩回汴梁。派降将、奸贼与求和的辽人谈判，于是订下了历史上十分滑稽的“澶渊之盟”^②。辽失败了，但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这大概就是后来宋高宗赵构与奸相秦桧于岳飞朱仙镇大捷后，求和订约的祖上遗制。

水，当然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存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

^① 新亭之泣为晋典。南宋时则多为人道及，如辛稼轩词：“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②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澶渊之盟”，中华书局，1979 年。

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①。那是不可替代的力量。水有着至善的本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②水不只哺育万物，而且甘于居卑处微，与世无争。不争则不争矣，可是当其澎湃激荡、震惊万壑之时，我们看出了水的威风，那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伟力。当它再一次复归宁静之时，依旧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这种状态，方之历史上的词人，只有辛稼轩差近，在他的性格中包涵了这样的品质。此其所以为大丈夫的根本。所谓能屈能伸者，是因为辛稼轩进也豪、退也豪，屈、伸只是表象，而肺腑高致则不因屈、伸而略有改变。

“大丈夫”一词，于《孟子》一书中有结论性的评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③而东周也的确是一个需要大丈夫也能产生大丈夫的时代。列国的纷争，改变了对帝王从一而终的观念，产生了诸侯与士的双向选择模式，这就使人才不易湮埋，“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④。朝秦暮楚的陈轸，似乎并不曾为人耻笑，选择是士的权利。然而与此同时，那十分遥远的，起于夏、商之世的古老传统，即在士的心目中，君王即社稷、忠君即爱国的龙逢、比干、伯夷、叔齐式的“忠君”潜流也已渐渐强烈，它的代表人物便是楚国的屈原。“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

^①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

^② 同上。

^③ 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4年。

^④ 贾谊：《过秦论》，见《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而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亦不可移徙。”^① 辛稼轩当然是十分自负的，他有词云：

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官？

(《稼轩长短句·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

古往今来，能与他比列的英雄三五个而已，他当然有苏秦、徐尚之智，有乐毅、齐明之谋，有廉颇、赵奢之威，他身上集中了智略、识见和勇气，凛凛然大丈夫也。然而辛稼轩成不了大业的根本原因是南宋是个无耻而偷生的偏安政权。辛稼轩的存在，不仅多余，而且扎眼。他能不像岳飞那样作为奉献给金人的鼎脔，已是万幸了。南宋从杀岳飞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国家的败亡。辛稼轩虽然没有被杀，但比他年长的陆游，在 1207 年（宋宁宗开禧三年）辛稼轩死后，题诗当哭：

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

(《剑南诗稿·寄赵昌甫》)

死后犹有小人倪思上疏弹劾辛稼轩，为的是佞臣韩侂胄为私欲北伐惨败事。辛与韩疏于交往，韩之败与辛何干？昏聩之极的宁宗，竟“追削爵秩，夺从宦恤典”^②。此大冤案一直等到 70 年后，宋恭帝德祐元年，史馆校勘谢枋得请于朝，才得到彻底平反，然而这种帝王的表面文章，救不了宋的国运，辛稼轩的亡灵也不会因此而含笑九泉。

辛稼轩当然有过轰轰烈烈的青年时代。他出生于金。金完颜亮死后，中原豪杰并起，耿京啸聚山东。少年时代的辛稼轩目击亡国奴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 年。

② 脱脱：《宋史》卷四百〇一之列传第一百六十。

之悲哀，毅然加入耿京的部队并鼓动耿京南归。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关键时刻出了叛徒，第一个是慈眉善目的伪和尚义端，“喜谈兵，奔疾间与之游”^①。结果义端偷了耿京的印玺，奔赴金帅。耿京大怒，欲杀稼轩。稼轩于此时方显英雄本色，对耿京说：“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果然辛稼轩手到擒来，叛徒义端讲：“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② 稼轩斩其首归报，耿京以为壮士。辛稼轩不只腹笥阔大，通经读史，并且膂力过人，万夫不当，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奇才。第二个叛徒是张安国。辛稼轩奉耿京之命到建康见宋高宗，决定南归时，张安国杀耿京而降金。稼轩乃与王世隆、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弃疾时年二十三”^③。这是发生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的事，此时辛稼轩23岁，而秦桧已死7年，昏聩的高宗如梦初醒，看到北方来的英雄，也不免“一见三叹息”，而久处惕息忐忑中的儒士们亦“为之兴起”。辛稼轩的豪气和壮举，使绝望的死水顿生涟漪。这是辛稼轩一生引以为荣的回忆：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祫，汉箭朝飞金仆姑。

(《稼轩长短句·鹧鸪天》)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稼轩长短句·鹧鸪天》)

^① 脱脱：《宋史》卷四百〇一之列传第一百六十。

^② 同上。

^③ 同上。